

「研究假--ê」 vs. 「假 ê 研究」*

劉承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本文旨在釐清台語「V 假的」句型的句法及語義內涵。本文指出「V 假的」句型有不同的次類，除了「講假的」這類不存在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外，在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的句子當中，只有部分能以輕動詞分析，而本文則以無法採輕動詞分析者為目標。針對目標句型，本文發現若句中有兩個動詞組時，其間呈主謂結構的關係，核心義為「V 的事件雖然為真（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由語料庫搜尋結果來看，此一句型有可能是相對後起的新句型，推測是一般用法的「講假的（話）」擴大延伸發展的結果。由於此句型中有動詞一致的要求，不同於一般「動詞重覆」現象，本文以「事件控制」結構對這類句子提出分析。此一新型態的「事件控制」結構的發掘，讓我們對於自然語言中的「事件控制」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關鍵詞：V 假的、事件控制、輕動詞、形容詞、台語

* 本研究承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 NSTC 111-2410-H-003-167-。本文初稿曾於第十四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暨台灣學「蛻變的聲音」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會前及會中承審查人及與會者提供意見，後續於《臺灣語文研究》審查期間，又蒙四位審查人提出諸多指正及建議，謹此致謝。文中若仍有錯漏不足，皆為作者之責任。

1. 前言

除了語序，論元結構與論旨角色可說是句法研究的中心課題，而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也一直是句法學家關心的現象 (如：Huang 1994、Lin 2001、Tsai 2014 等等)。

試比較以下兩個句子：

- (1) a. 春嬌研究台語是研究假的。¹

Tshun-kiau gián-kiù Tâi-gí sī gián-kiù ké--ê.

「春嬌雖然研究台語卻對台語不甚了解。」

- b. 春嬌研究台語是假的研究。

Tshun-kiau gián-kiù Tâi-gí sī ké ê gián-kiù.

「春嬌研究台語是造假的研究。」

這兩個例句只有最後一部分的語序不同，但語義上卻大相逕庭。(1a) 的「假 (ké)」既不是「台語」本身或「語料」為假，也不是研究本身不真的意思，而「假的 (ké--ê)」亦非「研究 (gián-kiù)」的結果或狀態補語，畢竟這句話並不是指研究得到假的結果或研究進行涉及造假。(1a) 呈現的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使我們無法直接由其字面得到其句義。²

本文的目的，即在於探索此一句型，後續並會提出此句型中的部分句子實涉及「事件控制」結構的主張。由於就作者所知，文獻中並未有討論此一句型者，因此文中不會有專門一節回顧前人的研究。但後續在論及相關現象、理論時，則會就涉及的文獻進行簡要的評述。

在下一節，我們將先就語料及現象進行歸納，指出此一句型的特性與功能，並釐清其內部結構，提出相關的研究問題。其後，本文會在第 3 節於生成句法架構下以「事件控制」提出針對此句型中部分例子的分析方案，以回

¹ 為求一致及方便識讀，本文盡量將引用的語料以教育部推薦漢字及羅馬字統一編修，亦即對原句內容不做任何更動，但變更文字形式以求書寫方式上的一致。

² 事實上此一句型，不僅見於台語，且被借入臺灣華語裡頻繁使用。考量到臺灣以外的中文讀者，因此例句的中譯仍盡量以標準中文進行。

答第 2 節提出的各個問題；最後一節則進行全文之總結。

2. 語料觀察及現象歸納

2.1 透過語料庫的觀察

這個結構非常地口語，語料庫中資料相對有限。我們試以「假 ê」、「假的」及「假个」為關鍵字，在《語苑》、閩南語故事集、電視劇語料，³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楊允言教授建構的「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中進行搜尋，共得到符合目標句型之結果如下：

- (2) Aih-ioh! 我佻你交陪是三十外年--looh。比親兄親弟閣較知己、欲哪
有講假--ê! (《語苑》第二十四卷第一號)
「哎喲！我跟你的交情都三十多年了。比親兄弟還更知己，怎麼可能說話不算話！」
- (3) 賣卵 tō 閣予人耍假--ê? (《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
「賣蛋還要被人家當傻子耍。」
- (4) 你 tih 講假的抑 tih 講真--ê? (《台南縣閩南語故事集(十)》)
「你在說的是假的還是真的？」
- (5) 啊無我大姊頭仔是予人叫假--ê--喔! (鐵樹花開第 4 集)
「不然呢，我被人家稱為大姊頭難道名不符實嗎？」
- (6) 業務專員毋是做假--ê--呢。 (酒瓶可賣否第 16 集)
「當這個業務專員不是個虛銜而已耶。」
- (7) 你是講真抑講假--ê? 我若佻阿霞離婚，成哥仔欲共旅社 hām hú-lóo
間送--伊。 (出外人生第 11 集)
「你說的是真還是假？我如果跟阿霞離婚，成哥要把旅社及澡堂送

³ 這些語料是由國立清華大學連金發教授的團隊所彙整的。

她？」

- (8) 照成本？哪有遮好康的啊？成哥，你是講真抑講假--ê--啦？
(出外人生第 35 集)

「按照成本來算？哪有這麼好的事？成哥，你說的是真是假呀？」

- (9) 你當做我的介紹所是咧開假--ê--喔。
(出外人生第 3 集)
「你當做我開介紹所是虛晃一招嗎？」

- (10) In 是真成樂師 sian 仔，攏歎真--ê，啊恁根本都歎假--ê，恁是鬥人數爾--啊。
(出外人生第 11 集)
「他們是很像樂師，都吹得有模有樣的，不過你們實在吹得太不像話，你們就只是湊人數而已呀。」

- (11) 伊有掠一隻山豬來送 tiānn，我嘛是 hām 伊鬥陣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他送了一隻山豬來下聘，我和他交往是有名而無實。」

- (12) 另外一个阿尊，我嘛是 hām 伊鬥陣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另外一個叫阿尊的，我和他也不是真的有在一起過。」

- (13) 「我是想講 teh 講假--ê niâ。」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我想那只是說說而已。」

- (14) 罵阿姊 khong，hōo i phah 假--ê，竟然一張驗傷單 mā 無。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罵姊姊笨，被他毆打卻毫無作為，連一張驗傷單也沒有。」

- (15) 人事部主任 mā 有講 beh 辭，姑丈講 he 是辭假--ê，i 本底就是姑丈 ê 人。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人事部主任也說要辭職，姑丈說他辭職是裝出來的，他本來就是

姑丈手下的人。」

(16) 朋友 m̄ 是做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當朋友不是有名無實的。」

(17) 先生無 teh 做假--ê kong?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你不會以為當老師的人連這都不會吧？」

(18) Tsiah 知 iánn 做老師--ê 是哀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這才知道那些當老師的人他們的抱怨根本沒有道理。」

(19) Tng 統治者一切 lóng 是 sng 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當統治者的所做所為都只是虛晃一招.....」

(20) 寒露、霜降 ê 節氣 kánn-ná 是講假--ê, 一 sut 仔涼冷 ê 感覺都無.....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寒露、霜降的節氣說起來好像沒那回事，連一點兒涼快的感覺都沒有。」

(21) 家庭主婦 kám 是 leh 講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說她是家庭主婦，難道是說著玩的。」

(22) (前句省略) hōo 人 giâu 疑「惡有惡報」是 m̄ 是講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不禁令人懷疑「惡有惡報」是不是說起來沒那回事？」

(23) Tshit-thô 人敢 leh tshit-thô 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行走江湖的人難道會不懂這些江湖規矩嗎？」

(24) (前句省略) suah 顛倒無 beh 台獨，根本 tō 是 sng 假--ê; beh kap

中國談判.....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結果反而無意追求台獨，根本就是虛晃一招；要跟中國談判……」

(25) 我『阿諾史瓦嬌嬌』kám 叫假--ê? ⁴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我『阿諾史瓦嬌嬌』難道名不符實？」

(26) (前句省略) bóo m̄ 是做一冬兩冬--neh，二十冬做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我做為你的妻子不是一年兩年而已耶，二十年來難道我為人妻都白當了？」

就語料庫搜尋結果，就僅有這 25 個例句，而且其中有 7 句是「講假的 (kóng ké--ê)」，由於「講假的 (kóng ké--ê)」不同於其他組合，其賓語仍可復原（參次一小節的討論）。如若不計入「講假的 (kóng ké--ê)」的例句，則語料庫所能提供的就只有 18 個例句。

觀察這些例句的時間，日治時期只有一句，而且還是較不典型的「講假的 (kóng ké--ê)」，雖然由日治時期迄今，歷時性質的語料就僅有這些，在未能找到更多材料之前，我們至少能保守推論：若非由於《語苑》的語體特別，那麼語料庫所反映的是這個句型是後起的、較新的發展；此外，超過半數的例句都來自語料涵蓋時點更為後期的「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這也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個句型很可能是新近的發展。

2.2 用法與結構觀察及歸納

以下分語義及句法兩部分討論。

2.2.1 語義——兼論輕動詞分析的可行性

如同上節提到的，「V 假的」句型一般都涉及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其句義無法透過論元結構組合詞義來獲得，以下面句子為例：

⁴ 原出處雙引號（『』）表引號內讀成華語，此處沿用。

- (27) Tsiah 知 iánn 做老師--ê 是哀假--ê。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這才知道那些當老師的人他們的抱怨根本沒有道理。」

上例中的「哀(ai)」是「叫苦」的意思，按「叫苦」是一元述語，因此句中的「假--ê(ké--ê)」不是其論元結構中的賓語。

針對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的句型，學界很早就有許多深入的討論（如呂叔湘 1984、Huang 1994、Lin 2001、黃正德 2008、Tsai 2014 等），並發展出輕動詞分析，以下我們就採輕動詞分析，透過動詞的主要語移位，來為(27)提出解釋：

- (28) a.FOR [假--ê] 哀。
b.哀_i + FOR [假--ê] t_i

如上，透過假設沒有語音形式的輕動詞‘FOR’，我們得到符合一般句義「抱怨根本沒有道理」的基底形式：「為了(FOR)假的(理由/原因)叫苦」(見(28a))，而表面形式的「哀假--ê(ai ké--ê)」則來自於動詞「哀(ai)」移位，與不具語音形式的輕動詞 FOR 複合的結果。

同樣的分析方法，也可以運用在以下的句子：⁵

- (29) a. 春嬌研究台語研究爽快--ê。
Tshun-kiau gián-kiù Tâi-gí gián-kiù sòng-khuài--ê.
「春嬌是為了開心而研究台語的。」
(移位前) 春嬌研究台語 FOR 爽快研究
(移位後) 春嬌研究台語 研究_i+FOR 爽快 t_i
- b. 讀冊讀爽快--ê。
Thák-tsheh thák sòng-khuài--ê.
「為了開心而讀書。」
(移位前) 讀冊 FOR 爽快讀

⁵ 例(29)是匿名審查人提供做為與目標句型進行比較的句子，作者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 (移位後) 讀冊 讀_i+FOR 爽快 t_i
- c. 讀冊讀心酸--ê。
- Thák-tsheh thák sim-sng--ê.
 「為了傷心而讀書。」
 (移位前) 讀冊 FOR 心酸讀
 (移位後) 讀冊 讀_i+FOR 心酸 t_i
- d. 讀冊讀歡喜--ê。
- Thák-tsheh thák huann-hí--ê.
 「為了高興而讀書。」
 (移位前) 讀冊 FOR 歡喜讀
 (移位後) 讀冊 讀_i+FOR 歡喜 t_i
- e. 讀冊讀消遣--ê。
- Thák-tsheh thák siau-khián--ê.
 「為了消遣而讀書。」
 (移位前) 讀冊 FOR 消遣讀
 (移位後) 讀冊 讀_i+FOR 消遣 t_i

在傳統的輕動詞分析下，前列所有的句子都得到符合語感的詮釋。唯一需要額外說明的，只有(29c)。(29c)是反諷的用法，表面上的「為了傷心而讀書」，其實是諷刺讀書的人「不為什麼，只求傷心」，單純「苦」讀之意。

但以動詞主要語移位為主軸的輕動詞分析是否能全面性地用於分析「V假的」句型呢？按文獻中的輕動詞不外乎 WITH、USE、AT 及 FOR，或位置更高的 DO、CAUSE 等，讓我們以語料庫的三個句子來進行檢驗：

- (30) a. 你當做我的紹介所是咧開假--ê--喔。 (出外人生第3集)
 Lí tòng-tsò guá ê siāu-kài-sóo sī teh khai ké--ê--ooh.
 「你當做我開介紹所是虛晃一招嗎？」
- b. 罵阿姊 khong, hōo i phah 假--ê, 竟然一張驗傷單 mā 無。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Mē a-tsí khong, hōo i phah ké--ê, kîng-jiân tsit tiunn
giām-siong-tuann mā bô.

「罵姊姊笨，被他毆打卻毫無作為，連一張驗傷單也沒有。」

c. 賣卵 tō 閣予人耍假--ê? (《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

Bē n̄ng tō koh hōo lāng sng ké--ê?

「賣蛋還要被人家當傻子耍。」

仔細思考各句的語義，不論 (30a)、(30b) 或 (30c)，假賓語「假的 (ké--ê)」都無法以「伴隨」(WITH)、「工具」(USE)、「處所／時間」(AT) 或「理由」(FOR) 等輕動詞來進行詮釋。以 (30a) 為例，句中的「假的 (ké--ê)」既非「開介紹所」的「伴隨」物或人，也非「工具」、「處所／時間」或「理由」：該句的「開假--ê (khui ké--ê)」，並非「以假的開 (介紹所)」(〔WITH 假的〕開)，也不是「在假的開 (介紹所)」(〔AT 假的〕開)，亦不是「為了假的開 (介紹所)」(〔FOR 假的〕開)，而是「虛晃一招」的意思，亦即「雖然開介紹所但卻沒有開介紹所的人該有的表現」，也因此，套用 (28) 的輕動詞分析是行不通的。至於 (30b) 及 (30c) 在「V 假的」這部分的意思，則分別是「被打卻沒有被打者應有的作為」、「被戲耍卻不能有被戲耍者的反應」，一樣都無法透過輕動詞分析來得到詮釋。

這當中的差異，不僅因動詞而有所不同，甚至在同樣的動詞上也分別有涉及輕動詞以及無法以輕動詞解釋的不同情況。又即使一樣都是無法以輕動詞分析的例子，最後的意思也可能不盡相同。

考量語料庫中的材料有限，本文此處以下未列明出處之例句，皆為作者調查所得或是向發音人確認過合法度之自設用例，希望透過正反兩面的語料證據，來進行更深入的研討。

(31) a. 罵阿姊 khong, hōo i phah 假--ê, 竟然一張驗傷單 mā 無。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Mē a-tsí khong, hōo i phah ké--ê, kîng-jiân tsit tiunn
giām-siong-tuann mā bô.

「罵姊姊笨，被他毆打卻毫無作為，連一張驗傷單也沒有。」

- b. 志明雙手空空，拄著這陣擲 bat-tah 的鱸鰻，結果予人拍假--ê，
tann 佇病院急救。

Tsi-bîng siang-tshiú khang-khang, tú-tiòh tsit tîn giáh bat-tah ê
lôo-muâ, kiât-kó hōo lāng phah ké--ê, tann tī pēnn-īnn kip-kiù.

「志明手無寸鐵，遇上這群執棒球棍的流氓，結果被打得很慘，
現在在醫院急救。」

- c. (演員對另外一個演員說) 拜託--咧，你嘛拍較輕--咧，咱搬戲
攏拍假--ê 呢，毋通共我拍著傷--啦！

Pài-thok--leh, lí mā phah khah khin--leh, lán puann-hì lóng phah
ké--ê--neh, m̄-thang kā guá phah tiòh-siong--lah.

「拜託好嗎？你打輕一點吧，我們演戲都是假打的，不要把我
打傷吧。」

這三個例子都是無法以輕動詞 (WITH、USE、AT、FOR) 配合「假的 (ké--ê)」拆解出意思的句子，但其中牽涉的動詞都一樣是「拍假的 (phah ké--ê)」。我們想問的是：「V 假的」的核心義為何？本研究認為，「V 假的」的核心義是「V 的事件雖然為真(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隨著不同的動詞或不同的語境，這個核心義則可得到進一步的詮釋。以(31a)而言，姊姊被毆打後，預期應該會有訴諸公道的作為，例如去驗傷及提告，但這個預期結果未發生，因此被說是「拍假的」；(31b)當中的志明，在被圍毆時，說話者預期他應該要能還手、自保、求救或逃跑，偏偏這個結果未發生，所以這裡的「拍假的」是被痛毆重傷之意；至於(31c)，武打動作本來就會傷人，如果這個傷人的效果在刻意控制力道下未如預期，當然也可以稱為「拍假的」。

也因為「V 假的」的核心語義如此，我們才能看到「拍假的 (phah ké--ê)」

在 (31b) 及 (31c) 中甚至衍生出相反的意思 (「被痛毆重傷」 vs. 「刻意不打傷人」)。

初瞥之下,「V 假的」句型的例句似乎都帶著某種責備的語氣(如(1a)、(31a)),但我們還是能找到以下這種不帶責備語氣的例子:

(32) 語境:為了抗議學校苛扣薪資,老師們在法規限制無法罷課的情況下,提議虛應故事、敷衍了事。

咱來上課上假的,看 in 會當按怎。

Lán lâi siōng-khò siōng ké--ê, khuànn in ē-tàng án-tsuánn.

「我們上課就虛應故事一番,看他們能拿我們怎麼辦。」

除了(32),(31c)的「拍假的(phah ké--ê)」,其語氣也是描述一般事況,並沒有責備或負面的意思。由此,負面、責備的語氣並非這個句型的必然成分。

在討論過這句型的語義後,我們回頭來看看其句法結構。

2.2.2 結構上的特點

如同前面提過的,「V 假的」句型當中,有些句子可做輕動詞分析,那是動詞主要語移位的結果,但有些則無法以輕動詞分析來進行解釋。以下我們將專注於文獻中未處理過的後者。

觀察這類「V 假的」句型,我們發現可分為以下幾個類型:

(33) a. 志明講話攏講假的(話)。(動詞似乎帶賓語且賓語可復原)

Tsì-bîng kóng-uē lóng kóng ké ê (uē).

「志明說話都說假話。」

b. 志明讀冊攏讀假的(*冊)。(動詞看似帶賓語但賓語不可復原)

Tsì-bîng thák tsheh lóng thák ké ê (*tsheh).

「志明讀書但根本不像讀了書。」

c. 志明運動攏運動假的。(動詞無賓語)

Tsì-bîng ūn-tōng lóng ūn-tōng ké--ê.

「志明運動但跟沒運動沒什麼兩樣。」

(33a) 這類是論元結構尋常的句子，當中並不涉及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的問題，所以可以略過，本文的目標以(33b)及(33c)這兩類為主。首先，(33b)當中的動詞雖然是二元述語，但其賓語不能復原，否則會得到另一個意思(「讀假的書」)；相對(33b)，(33c)當中的動詞是一元述語，本來就不帶賓語，但其後面的「假的」卻看似其賓語。

所以，就結構來說，這個句型有部分句子觸發了本文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這類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句子，在無法以傳統輕動詞分析的情況下，其內部結構為何？而其結構又如何對應此句型的核心義——『V的事件雖然為真(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見前面針對(30)及(31)的討論)？」

除了在論元結構表現上的特點，「V假的」句型還有前後動詞必須一致的特性；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同其他「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的句子來做比較。以下是一些可用輕動詞分析的例子：

- (34) a. 志明駛車行倒片。 (輕動詞 AT：[行_i+AT][倒片]_{t_i})
 Tsì-bîng sái-tshia kiânn tò-píng.
 「志明靠左邊開車。」
- b. 志明做生日食餐廳。 (輕動詞 AT：[食_i+AT][餐廳]_{t_i})
 Tsì-bîng tsò senn-jit tsiáh tshan-thiann.
 「志明慶祝生日到餐廳吃飯。」
- c. 志明買彼本冊看矯的。 (輕動詞 FOR：[看_i+FOR][矯]_{t_i})
 Tsì-bîng bé hit pún tshèh khuànn sú--ê.
 「志明買那本書做為觀賞用。」

在(34)的各個句子裡，後面的動詞組有句法和語義互映不對稱的現象，而前面的動詞組使用了不同的動詞並無妨害(例如：(34a)的「駛」vs.「行」)。

但一旦後面的動詞組換為「V假的」，除了如(33a)這種賓語可復原

的句子，前後兩個動詞組就必須使用一樣的動詞，否則句子接受度就會變差：⁶

- (35) a. 志明駛車 { *開 / 駛 } 假的。

Tsì-bîng sái-tshia { *khui / sái } ké--ê.

「志明開車但卻不像會開車的人。(比如：連道路速限都不知道)」

- b. 志明做生日 { *食 / 做 } 假的。

Tsì-bîng tsò senn-jit { *tsiáh / tsò } ké--ê.

「志明慶生了但卻跟沒慶生差不多。(比如：連個蛋糕都沒有。)」

- c. *志明買彼本冊讀假的。

*Tsì-bîng bé hit pún tsheh thák ké--ê.

(意圖表達的意思) 「志明買這本書但他讀了卻像沒讀過。」

- d. 志明演講攏講假的(話)。

Tsì-bîng ián-káng lóng kóng ké ê (uē).

「志明演講時都說假話。」

在對應(33a)的(35d)句中，我們刻意把前後動詞換成「演講(ián-káng) vs. 講(kóng)」，無論賓語「話(uē)」是否省略，句子都合法；相對地，(34a) – (34c) 與 (35a) – (35c) 只差在第二個動詞組換成了「V 假的」，但(35a) – (35c) 卻不能如(34a) – (34c) 有前後動詞不同的情況。這個對比，讓我們再次確認「賓語可復原」的「V 假的」句子是另一種類型，而「V 假的」後面「賓語不可復原」或「無賓語」的句子(見(33b) – (33c))，如果有兩個動詞組，「V 假的」與其前面的動詞組則存在某種依存性。

有趣的是，這種前後動詞同一的關係不是單純語義上的，是嚴格的「一致性」，所以即使是語義相近的動詞也不允許。這點除了(35a)，還可參看以下例子：

⁶ 匿名審查人當中，有一位表示這句型並沒有動詞一致的要求。作者判斷這句型可能存在方言差異。本文的研究，則僅以作者及發音人的方言為對象。

(36) a. 志明準備考試是準備假的。

Tsi-bîng tsún-pī khó-tshì sī tsún-pī ké--ê.

「志明準備了考試卻不像準備過。」

b. 志明拚考試是拚假的。

Tsi-bîng piànn khó-tshì sī piànn ké--ê.

「志明為了考試努力準備卻不像曾努力準備過。」

c. *志明拚考試是準備假的。

*Tsi-bîng piànn khó-tshì sī tsún-pī ké--ê.

(意圖表達的意思)「志明為了考試努力準備卻不像曾努力準備過。」

d. *志明準備考試是拚假的。

*Tsi-bîng tsún-pī khó-tshì sī piànn ké--ê.

(意圖表達的意思)「志明準備了考試卻不像準備過。」

在上述各句的語境中，「準備 (tsún-pī)」與「拚 (piànn)」語義及用法相近，但「V 假的」句型仍嚴格要求前後動詞一致，若不然則句子就會不合法 (見 (36a) – (36b) 與 (36c) – (36d) 的對比)。而這就構成了本文必須回答的另一個問題：「何以在這句型中，『V 假的』與前面的動詞組有動詞一致的要求？」

除了論元結構與前後動詞一致之外，這個句型具能產性，只要語境允許，所有的動詞都能使用，而且有些形容詞也能適用，比如下面這個例子：（「無閒 (bô-îng)」做為形容詞，見曹逢甫 1997: 265）

(37) 你遐無閒毋就咧無閒假的，業績全款遐 bái。

Lí hiah bô-îng m̄-tō teh bô-îng ké--ê, giáp-tsik kâng-khuán hiah bái.

「你那麼忙看來是白忙了，業績一樣那麼差。」

不過，「假的」前面能使用的詞彙也有限制，比如以下的例子：

(38) a. *志明緣投是緣投假的。⁷

*Tsi-bîng iân-tâu sī iân-tâu ké--ê.

(意圖表達的意思)「志明英俊但跟不英俊沒什麼兩樣。」

b. *花斝仔內的花是紅假的。

*Hue-kan-á lâi ê hue sī âng ké--ê.

(意圖表達的意思)「花瓶裡的花很紅但就跟不紅沒什麼兩樣。」

上面的句子做為反例，顯示這個句型對形容詞並非照單全收。什麼樣的形容詞才能出現在這句型中呢？對照(37)及(38)，我們發現這與形容詞的狀態有關。按形容詞分為恆態形容詞(individual-level adjectives)及暫態形容詞(stage-level adjectives)，以(38)來說，無論是志明的「緣投(iân-tâu)」還是花的「紅(âng)」，都是屬於志明與花本身相對恆常的性質，但(37)的「無閒(bô-îng)」，則是主語的暫態，與主語本身的內在性質無關。

本文在後續也必須回答：「為什麼形容詞中只有『暫態』形容詞能在『V假的』句型中使用？」

接下來，前文曾提過「V假的」句子容許兩個動詞組，那麼「V假的」句型是單句結構(mono-clausal)還是複句結構(bi-clausal)呢？

要探究句中兩個動詞組的句法地位及相互關係，搭配否定詞是一個指標。單一詞彙中的否定詞素(如：「無一定(bô-it-tīng)」，「不孝(put-hàu)」暫且不論，以句子(clause)而言，每個句子(一個命題)都可以搭配否定詞，且否定詞組的範域是一個句子。例如：主語控制句屬複句結構，也因此否定詞可以分別在各句的謂語上使用或不使用：

(39) 志明_i(無)想欲 PRO_i(無)穿衫。

⁷ 承匿名審查人指出(38)的兩個例句不見得不通，作者同意在某些語境下這兩個句子是可以使用的。這類恆態形容詞的例子要能成立，必須將事件意突顯。以(38a)為例，設想情況如：志明今天特意打扮穿著，令人耳目一新，沒想到他的意中人春嬌卻仍然對他不屑一顧，讓志明大失所望。在這樣的事況下，使用(38a)的接受度就能提高，因為「緣投(iân-tâu)」在這類的情況中有如暫態形容詞的用法。

Tsì-bîng_i (bô) siūnn-beh PRO_i (bô) tshīng-sann.

「志明（不）想要（沒）穿衣服。」

(40) John_i (doesn't) want(s) to PRO_i be (not) naked.

「約翰（不）想要（不）裸著身子。」

同樣的道理，當兩個以上的動詞組或句子出現在並列結構中時，也可以分別加上否定詞組：

(41) a-問：志明去日本敢有駛車？伊敢有行倒片？

Tsì-bîng khi Jit-pún kám ū sái-tshia? I kám ū kiânn tò-pîng?

「志明去日本有開車嗎？他有靠左邊走嗎？」

a-答：攏無呢，志明無駛車無行倒片，伊刁工用行的行正片。

Lóng bô--neh. Tsì-bîng bô sái-tshia bô kiânn tò-pîng. I thiau-kang iōng kiânn--ê kiânn tsiann-pîng.

「都沒有耶，志明沒開車沒靠左走，他故意靠右邊行走。」

b-問：恁志明今年七十矣，敢有去做生日食餐廳？

Lín Tsì-bîng kin-nî tshit-tsáp--ah, kám ū khi tsò senn-jit tsiáh tshan-thiann?

「你們志明今年七十歲了，去慶生並到餐廳吃飯了嗎？」

b-答：無呢，伊無愛麻煩，所以無做生日無食餐廳，全款按呢過。

Bô--neh, i bô ài mâ-huân, sóo-í bô tsò senn-jit bô tsiáh tshan-thiann, kâng-khuán án-ne kuè.

「沒有耶，他不喜歡麻煩，所以沒慶生也沒到餐廳吃飯，就一樣過日子。」

(41a) 與 (41b) 答句中的兩個動詞組可以分別加上否定詞組，乃因為「駛車行倒片 (sái tshia kiânn tò-pîng)」與「做生日食餐廳 (tsò senn-jit tsiáh tshan-thiann)」是兩個句子並列的結構。

基於上面的兩個觀察，我們便可以回頭來檢視「V 假的」句型。以下例

子顯示：「V 假的」句型不容許兩個動詞組都被否定。

(42) 問：彼箍志明敢有讀冊？伊讀冊凡勢讀假的！

Hit khoò Tsi-bîng kám ū thák-tsheh? I thák-tsheh huān-sè thák ké--ê!

「志明那傢伙讀過書嗎？搞不好他讀了書就像沒讀過書一樣！」

答：著，志明確實毋捌去學校。*伊無讀冊無讀假的。

Tiòh, Tsi-bîng khak-sit m̄-bat khi hák-hāu. *I bô thák-tsheh bô thák ké--ê.

「對，我們志明的確沒上過學。（意圖表達的意思）他沒讀過書而且也不是讀過書卻像沒讀過一樣。」

如同先前提過的，否定詞組修飾的對象是一個命題（IP 或 CP），（39）—（42）的對比顯示，本文的目標句型，其內部是單句結構，不能分拆為一個主句及一個子句，而且兩個動詞組之間不是並列關係。

確認「V 假的」句型是單句結構且非並列關係後，隨後的問題是：「當『V 假的』句中有兩個動詞組時，這兩個動詞組在句中的地位及其間的關係為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效法 Fischer and FLate Høyem (2021)，將否定詞分別加在各動詞組上進行觀察：

(43) 我才無讀冊讀假的咧，你講的我攏捌啦。

Guá tsiah bô thák-tsheh thák ké--ê--lah. Lí kóng--ê guá lóng bat--lah.

「（我讀書） \wedge （ \neg 我像沒讀書）」

(44) 我讀冊無讀假的啦，你講的我攏捌啦。

Guá thák-tsheh bô thák ké--ê--lah. Lí kóng--ê guá lóng bat--lah.

「（我讀書） \wedge （ \neg 我像沒讀書）」

不論否定詞加在兩個動詞組的哪一個前面，我們發現總是後面的「V 假

的」被否定。我們知道雖然否定詞的範域及於整個命題，但命題中的主語移出否定詞範域後不影響語義內容是常見的現象：

- (45) a.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I love you]. = \neg [I love you]
 b. I don't love you. = \neg [I love you]

如果目標句型中前面的動詞組其實是主語，那麼(43)及(44)當中否定範域總是不及於前面的動詞組也就不意外了。由此，我們推知：當「V 假的」句中有兩個動詞組時，其間的關係是「主謂關係」。

在東亞的許多語言，包括台語，在對話雙方都知情的情況下，主語可以省略，因此如果目標句型的兩個動詞組是「主謂關係」，那麼前面做為主語的動詞組應該要容許省略，這樣的預測符合語言事實：「V 假的」前面的另一個動詞組的確不是必須的，是可以省略的。只要對話參與者在語境中有足夠的資訊，則省略動詞（如下面例子中的(46b)），或省略整個動詞組（如(46c)），都是可以的。

- (46) a. 志明駛車駛假的。

Tsì-bîng sái-tshia sái ké--ê.

「志明開車但卻不像會開車的人。（比如：連道路速限都不知道）」

- b. 志明車駛假的。⁸

Tsì-bîng tshia sái ké--ê.

「志明開車但卻不像會開車的人。（比如：連道路速限都不知道）」

- c. 志明駛假的。

Tsì-bîng sái ké--ê.

⁸ 要注意的是，這句中的「車」並非後面動詞的賓語（參見對(33)的討論），因為「車」一旦放回動詞後面，如：「志明駛假的車（Tsì-bîng sái ké ê tshia. 中譯：「志明開假的車子）」，句子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關於這裡的「車」，一個可能的分析是：做為主語的「駛車（sái tshia）」因後面出現同樣的動詞而再做刪略的結果。

「志明（開車但卻）不像會開車的人。（比如：連道路速限都不知道）」

不過，主張「V 假的」句中有兩個動詞組是「主謂關係」，亦無法解釋先前我們觀察到的「動詞一致傾向」，這仍是本文後續要設法回答的問題。

2.3 小結

在第 2 節中，我們發現「V 假的」句型很有可能是新近的發展，而且有可能是「講假的（kóng ké--ê）」的進一步擴充。就分析上而言，文獻中對此類現象最常見的輕動詞分析無法解釋所有「V 假的」的語料。由此，本文後續將以「假的」後面無法接上名詞，且無法以輕動詞分析的句子為目標。就語義來說，這個句型的核心義是「V 的事件雖然為真（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且不一定都帶有責備的語氣。在表現上，「V 假的」句型前面的動詞組可以不出現，但當句中有兩個動詞組時，則兩者的動詞需是一樣的動詞。本文的目標句型具能產性，除了動詞外，有些形容詞也適用，但僅限於暫態形容詞。在結構上這句型屬單句結構，當句中有兩個動詞組時，兩者是「主謂結構」的關係。

基於以上幾點，本文後續必須回答的問題如下：

- (47) a. 本文研究目標的「V 假的」句型的內部句法結構為何？又其內部結構如何得出「V 的事件雖然為真（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的核心義？
- b. 為什麼本研究目標的「V 假的」句子中有兩個動詞組時，兩者的動詞需是一樣的動詞？
- c. 當「假的」前面是形容詞時，為什麼僅限暫態形容詞？

3. 以事件控制進行分析

從上一節中，我們知道「V 假的」句型有「前後動詞必須一致」的要求。動詞前後一致，令人聯想到「動詞重覆」現象，如以下兩個中文例子的對比：

(48) 他吃餃子吃膩了。(Zhao 2022: 6 (14b))

(49) *他吃餃子膩了。

討論中文「動詞重覆」現象的文獻非常多(見 Zhao 2022 中的回顧)，本文限於篇幅，在此無法詳細討論，但必須指出的是：「動詞重覆」與「V 假的」句型的內部運作並不相同，這點由前後動詞一致性的要求就能看得出來：

(50) a. 伊準備拜拜的物件攢 kah 真認真，逐項都齊備。

I tsún-pī pài-pài ê mih-kiānn tshuân kah tsin jīn-tsin, tak-hāng to tsiâu-pī.

「他準備拜拜的東西準備得很認真，樣樣齊全。」

b. 伊看電視相 kah 足斟酌，連最近放啥廣告伊嘛有研究。

I khuànn tiān-sī siòng kah tsiok tsim-tsiok, liân tsuè-kīn pàng siánn kóng-kò i mā ū gián-kiù.

「他看電視盯得很仔細，連最近放什麼廣告他也有所研究。」

(51) a. *伊準備拜拜的物件攢假的，連愛有三牲都毋知。

*I tsún-pī pài-pài ê mih-kiānn tshuân ké--ê, liân ài ū sam-sing to m̄-tsai.

(意圖表達的意思)「他準備了拜拜的東西但卻跟沒準備過的表現一樣，連要有三牲都不知道。」

b. *伊看電視相假的，連拄才做啥都講袂出來。

*I khuànn tiān-sī siòng ké--ê, liân tú-tsiah tsò siánn to kóng bē tshut--lâi.

(意圖表達的意思)「他看電視但卻像沒盯住電視一樣，連剛才播了什麼都說不出來。」

(50)是「動詞重覆」的例子，(50a)的「攢(tshuân)」是「準備(tsún-pī)」

的同義詞，而 (50b) 的「相 (siòng)」則是「看 (khuànn)」的近義詞；當這兩組同義詞及近義詞套用在 (51) 的「V 假的」句時，句子的接受度大幅下滑，這個對比印證了文獻中提出「動詞重覆」的主要動因是「動後限制」(Phrase Structure Constraint; Huang 1982)，只要語義及語境容許，插入的動詞不必然要是同一個動詞，但「V 假的」句型則不然；易言之，要分析「V 假的」句型不能從「動詞重覆」來取徑。⁹

一般來說，一個動詞代表的是一個事件，循著這條思路，「V 假的」句型的動詞同一性有如將兩個事件掛勾。在文獻中，這種前後對應一致的關係通常是約束關係 (binding)，只不過約束關係傳統上指的都是名詞性成分之間的關係，而本文目標句型卻是兩個動詞之間的關係。再者，這裡的約束關係既無照應語，也無代詞 (動詞性代詞如：do、是、按呢 (án-ne))，那麼會不會是控制結構呢？

假設「V 假的」句型是控制結構，等於是在名詞性成分以外主張動詞 (事件) 也有控制結構 (event control)，事實上這倒不是什麼全新的想法，早在九〇年代 Kortmann (1991) 就曾提及，後續又有 Fabricius-Hansen and Haug (2012) 及 Fischer and Flaate Høyem (2021) 的觀察及分析。但本文目標句型的突兀處在於結構上較低的第二個動詞，其地位如 PRO，卻一定要出現，這與大多數語言當中沒有語音形式的 PRO 顯有扞格：

(52) a. 伊做老師做假的。

I tsò lāu-su tsò ké--ê.

「他當老師卻沒有老師該有的表現。」

b. 伊老師做假的。

I lāu-su tsò ké--ê.

⁹ 承匿名審查人指出：「(50a) 和 (50b) 也許只是動詞的並列。」關於動詞重覆的句型中，是否有動詞並列的情況，這需另文探討。值得注意的是，設若動詞重覆句容許透過並列讓近義動詞得以取代嚴格的同一動詞重覆，但「V 假的」句型卻不行 (見 (51))，則無論 (50) 的內部結構為何，(50) 及 (51) 的對比都指出「V 假的」句型在本質上與動詞重覆或動詞組並列是不同的。

「他當老師卻沒有老師該有的表現。」

c. *伊做老師假的。

*I tsò lāu-su ké--ê.

(意圖表達的意思) 「他當老師卻沒有老師該有的表現。」

事實上，顯性的 PRO 在某些語言當中已被陸續發掘 (參見 Satik 2021 及 Gómez 2019)，因此我們若採事件控制進行分析，需要做的只是為「V 假的」何以有個顯性的 PRO 提出分析上的解釋。

以下重新列出待回答的幾個問題，而這也是任何一個對「V 假的」句型的適切分析都必須全數回答的。

- (53) a. 本研究目標的「V 假的」句型的內部句法結構為何？又其結構要如何得出「V 的事件雖然為真 (已發生) 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的核心義？
- b. 為什麼本研究目標的「V 假的」句子中有兩個動詞組時，兩者的動詞需是一樣的動詞？
- c. 當「假的」前面是形容詞時，為什麼僅限暫態形容詞？
- d. 為什麼「V 假的」的「V」不能如其前面的動詞組將動詞省略？

在以「事件控制」結構對「V 假的」句型提出分析之前，我們先就 Fischer and Flaate Høyem (2021) 對事件控制的跨語言觀察及分析架構進行了解。

3.1 事件控制的前行研究

透過對於英語、德語及挪威語中小句狀語的觀察，Fischer and Flaate Høyem (2021) (以下縮寫為 FFH 2021) 提出，至少有四種句型存在著一個必須詮釋為主句事件的 PRO，以下例子來自 FFH 提供的英語例句 (下面例句引自 FFH 2021: 200-201 (7c)、(8c)、(9c)、(10c))：

- (54) He went to see her at the hospital, [PRO_e a bad idea]. (Type A: Appositional DPs)

- (55) The six agreed to draft a treaty on these lines, but [PRO_e as a compromise] de Gaulle was asked to accept that the Atlantic alliance with America should be safeguarded and that ‘Community co-operation’ on economic issues in the EEC should continue to be developed. (Type B: Adverbial small clauses headed by *as*)
- (56) The siren sounded, [PRO_e indicating that the air raid was over]. (Type C: Adverbial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constructions)
- (57) John_i introduced Sally to Mary [PRO_e to give him_i the chance of meeting Mary’s friend, Rachel]. (Type D: Adverbial infinitives headed by *to*)

首先，FFH 主張這些例句中含 PRO_e 的狀語都是以 PRO_e 為主語的小句 (small clause; FFH 2021: 202)，並由此主張控制結構應該擴展到涵括以事件為詮釋的 PRO。FFH 認為 PRO 的性質是未明示的 (underspecified)，因此其控制者可以是個定語詞組 (DP) 或是個事件論元 (event; Davidsonian event argument)，他們並透過將句子改寫為兩句，把指向主句事件的 PRO 以指示代詞復原，來做為 PRO 用做事件詮釋的證據：

- (58) [Unknown to Mr. Mori,] the other big trading houses were also putting together a consortium. (FFH 2021: 197 (1))
- (59) a. The other big trading houses were also putting together a consortium. *This* was unknown to Mr. Mori. (FFH 2021: 198 (3a-b))
- b. The other big trading houses were also putting together a consortium, *which* was unknown to Mr. Mori.

對照 (58)，FFH 指出 (59) 中的 *this* 及 *which* 指的就是 ‘the other big trading houses were also putting together a consortium’。同理，(54) – (57)

當中的 PRO 也指向主句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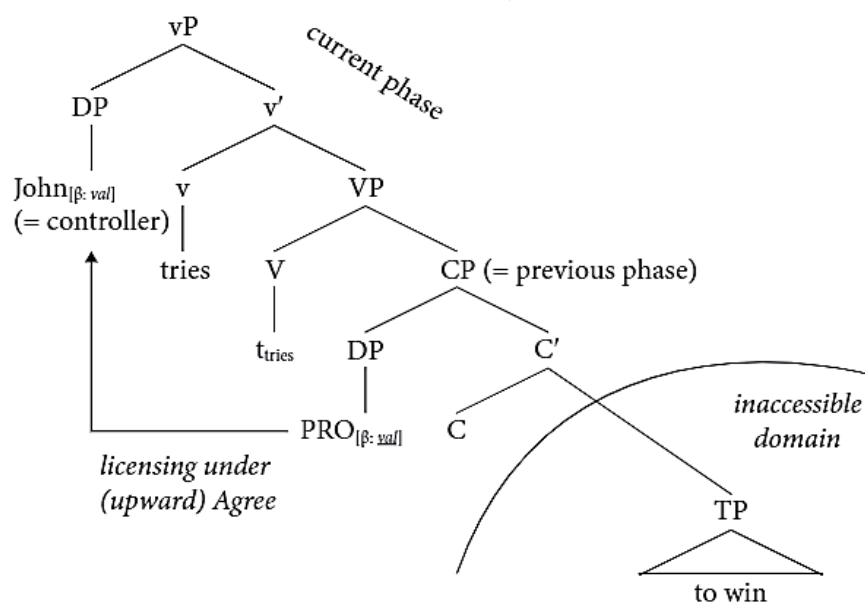
至於事件控制句的內部結構，FFH 則透過否定、共存、並列的範域 (scope) 測試，論證 (54) – (57) 當中的四種事件控制狀語句，其句法上的附加位置各不相同：例句中的 type A 是附加到 CP，而 type B-D 則是附加到 vP/VP 上 (FFH 2021: 202-207)。

在分析上，FFH 採用 Fischer 2018 的混合控制理論 (hybrid theory of control; HTC)，混合控制理論透過語段不可滲透條件 (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PIC; 以下都稱 PIC; Chomsky 2008) 及向上對協 (upward Agree)，來解釋控制現象，以下是採用 Fischer (2018) 的混合控制理論分析「主語控制」的例子：(例子引自 FFH 2021: 210 (24)-(25))

(60) a. John_i tries [PRO_i to win].

b.

Valuation of PRO's previously unvalued β -feature under Agr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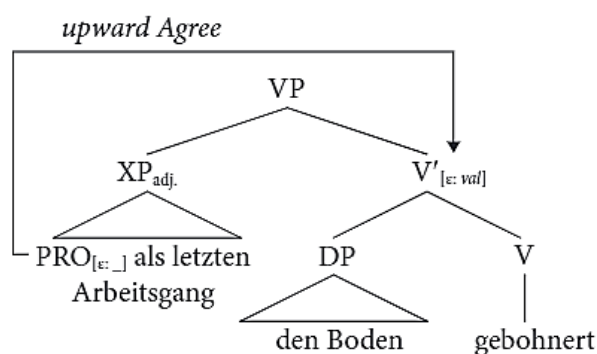
上面的主語控制句中，PRO 帶了一個需要被賦值的約束性質 β ，在向上對協 (upward Agree) 的架構下，PRO 做為探測項 (probe)，向上找到帶同樣性質的 John，因而被赋值，完成對協 (Agree)。此外，基於語段理論 (phase theory)，PRO 如果處於將完成拼讀 (Spelled Out) 的語段 (phase) 內，則必須先移動到語段的邊緣 (edge)，才能完成對協，讓運算繼續。

以下是事件控制以混合控制理論分析的例子：

- (61) a. [Als letzten Arbeitsgang] hat Peter den Boden
 做 最後 工作 有 Peter 這 地板
 gebohrt. (德語 ;FFH 2021: 212 (27a))
 上蠟

「做為最後一步，Peter 把地板上了蠟。」

- b. (FFH 2021: 213 (29b),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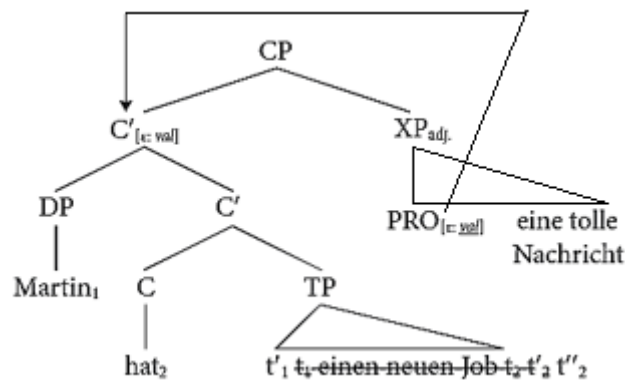


當相同的分析套用在事件控制上時，基於表達上的方便，上例中需要被賦值的約束性質 β 則改為 ϵ 記述 (ϵ 表 event)。FFH 強調：PRO 本身並不作性質上的選擇，其性質端賴控制者決定 (FFH 2021: 210)。基於事件變數參與在句法運算當中的假設 (FFH 2021: 211)，FFH 的分析是源於動詞中的事件論元 (Davidsonian event argument) 允可了 PRO_e。值得注意的是，FFH 分析中的 ϵ -feature 是句法上的特徵，並不能直接等同於語義上的事件論元 (FFH 2021: 211)，事件論元需經由句法徵性 ϵ -feature，才得以參與在

句法運算當中：透過動詞的徵性[ϵ : val]滲透 (feature percolation) 到 V'，因此得以與 PRO 完成對協。

相對於上面對 type B-D 的分析（附加到 VP 的類型），附加到 CP 上的 type A 只需將時制詞組主要語 (T) 及標句詞組主要語 (C) 的徵性考量進來即可。相較來說，type B-D 可說是典型的事件控制，而 type A 則可視為命題控制 (propositional control)，差別在後者包括更多的訊息（如：時制；FFH 2021: 214），但兩者在句法上的許可機制 (licensing mechanism) 基本上是相同的。以下即是 type A 的例子：

- (62) a. Martin hat einen neuen Job, [PRO_e eine tolle
 Martin 有 一個 新 工作 一個 很棒的
 Nachricht]. (德語；FFH 2021: 214 (31))
 消息
 「好消息，Martin 有個新工作了。」
 b. (FFH 2021: 215 (35))



源於動詞 *hat* 的徵性[ϵ : val]向上滲透到 C'，從而涵括了時制詞組及標句詞組 (CP) 的額外訊息，處於附加語內的 PRO 就此透過向上對協完成運算。

依循這個分析架構，在多重對協 (multiple agree) 的假設下，也可以處理有多個附加語、多個 PRO 的句型 (FFH 2021: 215-216)。

一如典型的控制結構，**PRO** 總是位於主語的位置，在 **FFH** 所提供的所有例句中，這個 **PRO_e** 總是附加句的主語（見 **FFH 2021: 210** 末段的描述），這點與傳統上的控制結構並無不同，也不算意外。

不過，當我們因著「**V 假的**」句中的前後動詞一致，而假設其中涉及事件控制時，就會發現兩個問題，讓我們無法直接使用 **FFH** 的分析。以下面這句子為例：

(63) 伊讀冊讀假的。

I thák tshéh thák ké--ê.

「他讀了書卻跟沒讀書一樣。」

如果「讀冊」與「讀假的」有事件控制的關係，那「讀假的」當中的 **PRO** 在哪裡？設若我們照著 **FFH** 對英語、挪威語及德語的分析，假設是「**PRO_e** 讀假的 (thák ké--ê)」，其解讀會是一個套套邏輯的句子：「這個讀書的事件是讀假的」；同理，若照著 **FFH** 以代詞取代 **PRO** 將句子拆分的做法，我們取代詞「按呢 (án-ne)」來代替事件 **PRO**，得到的也是「按呢是讀假的 (án-ne sī thák ké--ê)」，仍然是套套邏輯。如此一來，不僅未能讓我們進一步拆解「**V 假的**」句型，而且得到的語義顯然也不符「**V 假的**」的核心義。

再者，又如同 (53d) 的提問，(63) 裡若有 **PRO_e**，指的就是「讀冊 (thák-tshéh)」事件，但後面的「**V 假的**」短語卻又有 **V**——即動詞「讀 (thák)」，雖然其他語言中也存在顯性的 **PRO**，但「**V 假的**」當中這個顯性的 **PRO**：「讀」（相對於「讀冊」），要如何解釋呢？

誠如 **FFH** 指出的，他們的研究並未涵括所有的事件控制結構 (**FFH 2021: 200 fn2**)。如果本研究對目標句型的分析假設是正確的，那麼對這個台語句型的剖析，應當可以擴展我們對自然語言裡頭不同事件控制結構的了解，也可對其內部運作，獲悉更多細節。

3.2 分析提案

在第 2 節中，我們已經探知此句型是單句結構，且句中若有兩個動詞組時，兩者屬主謂關係。在這個前提下，當我們考慮整個句子，並把兩個動詞組前面的名詞組也考慮進來時，這個名詞組在語義上也就是這兩個動詞組所涉及事件的主語，由此，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動詞組分析為一個複雜謂語。

在兩個動詞組合為一個複雜謂語的前提下，如果這當中有個「事件 PRO」（ PRO_e ），參考一般控制結構及 FFH 的分析，我們認為其位置在後面的動詞組，應是合理的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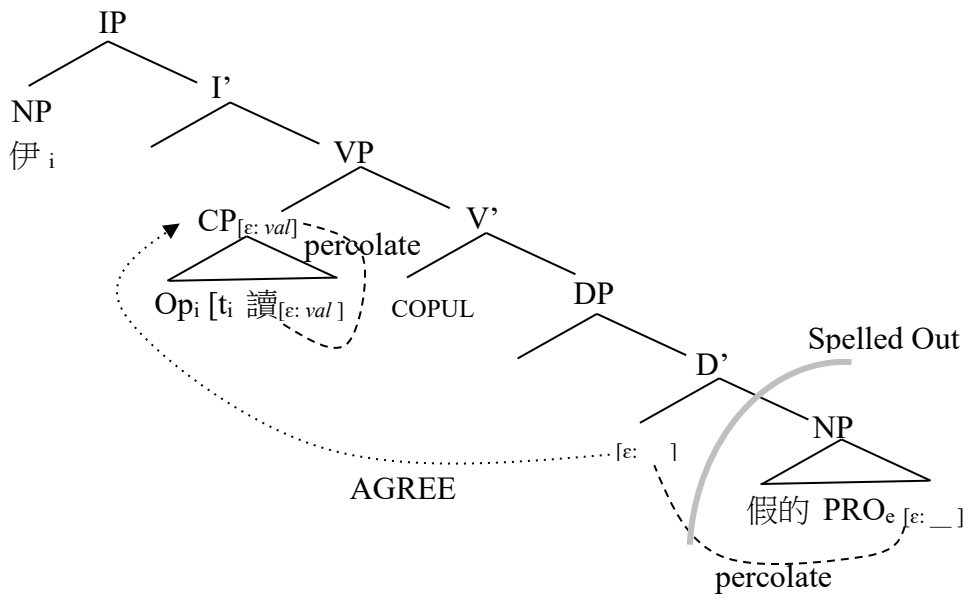
以下重覆前面的例句，並就「主謂結構的複雜謂語」提出分析：

(64) a. 伊讀冊（是）讀假的。

I thák tsheh (sī) thák ké--ê.

b. 伊 i [Op_i [t_i 讀冊] COPULA [假的 PRO_e]]¹⁰

c.



¹⁰ 此處一如圖示，「假的」前面原來並沒有動詞「讀」，「假的」前面的動詞在本文分析上是孤立徵性的顯現，要在句子運算完成後才會出現。請見後面的說明。

(64a) 與 (63) 的差別，在於多了「是」，這個「是」於這個句型中可有可無，除非重讀帶出「強調」意，否則並不影響句義（事實上在我們前面的各例句中，「是」也是有時有、有時無）。我們在這裡把「是」放進來，除了是分析上的需要，其實也是對應 2.2.2 當中指出兩個動詞組之間是主謂關係的觀察（詳後）。在這個分析下，整個句子的主語「伊」，與複雜謂語「讀冊（是）讀假的」當中主語句「讀冊」的主語（空運算元 Op）共指；另一方面，共同組成複雜謂語的「讀冊」及「讀假的」則是主謂關係，由此 (64a) 得到的詮釋為：「『他讀書』是『假的事件』」。¹¹雖然結構上與 FHH (2021) 在其他語言所觀察到的事件控制不同，但機制上仍是引用前面提過的「混合控制理論」：一方面複雜謂語中的主語句動詞所帶的徵性[ε:val]滲透到 CP 節點，¹²另一方面位於 DP 語段¹³內的 PRO 所帶需要被賦值的性質[ε:___]也滲透到語段邊緣的 D⁰，並透過向上對協被賦值。此外，位於複雜謂語內的 COPULA（可說可不說的「是（sī）」）是個廣義的繫詞（copula），我們同意湯廷池（1979）對中文「是」的觀察，假設台語的「是（sī）」一如中文的「是」功能多元而廣泛，並不必然只能構成「等同句」，而且「是（sī）」在這裡只是單純的繫詞，並不涉及焦點。¹⁴湯廷池這樣的主張廣泛見於不同學者及不同語言之間，例如 Lien (2009) 對早期泉州話、潮州話研究也指出「是（sī）」可做繫詞或焦點標記（focus marker）使用，Lien 進一步指出當「是（sī）」用做繫詞時，或是「等同」（equative）或是「定指」（specificational），前者後接指稱詞，後者則後接非指稱詞，此處的繫詞即

¹¹ 這個詮釋裡，「假」的語義有必要釐清，本文將在次一小節說明。

¹² 由於前面的動詞組相關的徵性是在動詞上，另一個可能的分析是假設徵性是跟著動詞透過主要語移位到達 CP 的主要語位置，以避免被拼寫及凍結。

¹³ 回顧文獻中對語段不可滲透條件（PIC）適用語段（phase）的討論，除 CP 及 vP 外，也有學者指出 DP 亦是個語段（如：Svenonius 2004; Hiraiwa 2005; Chomsky 2008: 143；台語的觀察另見 Lau 2021 的討論）。我們由此主張此句型中的 DP 是語段。

¹⁴ 如文中所述，在「V 假的」句型中，兩個動詞組之間是否有「是（sī）」完全不影響其句義，除非將「是（sī）」重讀，才會有強調的效果。限於篇幅，本文不涉及「是（sī）」重讀的情況。

屬連接非指稱詞的「定指」用途。跨語言來看，den Dikken (2006) 根據其對英、法、西、義、荷、德、挪威、俄、泰、中等二十三種語言的觀察及歸納，主張功能投射 RELATOR 是中介任何述謂關係的一個預留位置 (placeholder)，而繫詞是在沒有其他成分（如：介詞、時體詞等）出現時填入的成分，做為謂語投射的主要語 (head of the predication projection)。上例中這個可有可無的「是 (sī)」正是一個單純的、無強調意涵的述謂關係連接成分。

屆此，我們看到此一分析中，複雜謂語裡的第一個動詞組其實是個主語句 CP，而第二個動詞組其實是個冠詞組 DP。設若如此，為什麼 (64) 在語音輸出後，不是成為「伊讀冊 (是) 假的 (i thák tshéh (sī) ké--ê)」？何以冠詞組「假的 (ké--ê)」前面會有語音「讀 (thák)」顯現呢？

依循前面的分析，在〔假的 PRO_e〕是個語段的前提下，如果 PRO_e 要透過向上對協完成與控制項的運算，則 PRO_e 需要被賦值的[ε:___]徵性必須在其所在的 DP 被拼讀 (Spelled Out) 之前，先滲透／移位到 DP 的邊緣 (edge)。(參見前文 FFH (2021) 的討論)

為什麼〔假的 PRO_e〕的 PRO_e 所帶的徵性[ε:___]滲透到 DP 邊緣並透過對協被賦值後，會在語音上顯現為「讀 (thák)」，讓詞組拼讀為「讀假的 (thák ké--ê)」呢？在這點上，我們可參照 Chomsky 的主張。Chomsky 認為，孤立的徵性或其他散落的詞項成分，是無法接受語音形式 (PF) 的規則的，也因此會造成運算上的問題 (Chomsky 1995: 241)，而滲透到 DP 邊緣的[ε:___] (即後來受到控制項賦值的[ε: val]) 本質上就是個孤立的徵性——由沒有語音的 PRO 所散落出來的成分，因此需要顯現為一個動詞詞項，以避免運算上的失敗。¹⁵而這正可做為何以「*讀冊假的」無法成立的解釋。

這個分析的成立，還需額外補充一點：不同於一般 vP，我們假設以繫詞為主要語的 vP/VP 不是像以及物動詞為主要語的強語段，而是像被動語態或非賓格動詞的弱語段 (Chomsky 2001: 12)，所以 (64) 當中兩個成分之間的對協不會因 COPULA 以下的部分被拼讀而阻斷。

¹⁵ 類似的現象也可以在台語的動詞重疊評價句型看到，參見 Lau (2021)。

3.3 所謂「假的事件」

在 3.2 的分析下，「V 假的」句得到「V 事件是假的事件」的詮釋，這聽在對語義學有所涉獵的讀者耳中，恐怕頗有疑問。如果我們把事件大致看做命題，則命題的真假，即事件是否發生，那麼在這個定義下，「假的事件」（命題為假）很容易被理解為事件未發生；但我們卻說「V 假的」句的意思是「V 的事件雖然為真（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因此，我們有必要就這裡的「假（ké）」進行釐清。

以下我們先簡短地回顧形容詞的分類，再就「假」的用法進行討論。

關於形容詞，文獻多根據其做為修飾用法 (attributive; [AP Adj N]) 時，是否帶出名詞及（或）形容詞的性質，來分為四類或兩類 (Chierchia and Connell-Ginet 1990; Kamp 1975; Kamp and Partee 1995)，做四類區分時包括：交集形容詞 (intersective adjectives)、子集形容詞 (subsective adjectives)、缺性形容詞 (privative adjectives) 及一般非子集形容詞 (plain non-subsective adjectives)；做兩類區隔時則分為外延形容詞 (extensional adjectives) 及內延形容詞 (intensional adjectives)。傳統上，「假 (ké)」及其在別的語言中的對應詞項，則多被歸類為缺性形容詞及內延形容詞。

關於台語的形容詞，與本文較相關的是曹逢甫 (1997: 262-263) 根據形容詞做修飾用法時後面是否帶「的 (ê)」而把形容詞分為兩式，並指出沒有帶「的 (ê)」的形容詞具有以下特性：語義是限制性的，且是對名詞做分類的依據，而且名詞和形容詞之間有嚴格的語義選擇限制，有單詞化的趨勢，曹 (1997: 262-263) 主張這類形容詞的用法是結構上的補語；而帶了「的 (ê)」的形容詞在語義上或形式上則通常與表示程度有關，曹 (1997: 262-263) 主張是結構上的附加語，本文目標句式中的「假的 (ké--ê)」即屬後者。不過前行研究並沒有針對「假 (ké)」這個詞項做進一步的討論。

至於英語的「fake」與華語的「真、假」，傳統的缺性形容詞分析早已受到挑戰，已經有許多文獻指出「假」（與其在其他語言當中對應的詞項）不是單純的缺性形容詞（如：聶志平、田祥勝 2014；羅瓊鵬 2016；Cappelle et al 2018；Liu and Luo 2020 等），因此在面對語料的時候，必須謹慎，避

免直觀地將「假 (ké)」、「fake」與「假」直接與缺性形容詞做連結。

Cinque (2014) 對名詞組的內部結構做了詳細的觀察，並在名詞組中區分出兩個形容詞的位置：一個是縮減的關係子句修飾、一個是直接修飾；前者相對上離名詞較遠。Cinque 的這個分析與曹逢甫 (1997) 將台語形容詞分為兩式相互呼應。更有趣的是 Cinque 觀察到在義大利語中，*falso* (假) 在名詞前、後時用法各不相同：Cinque 主張在名詞前的 *falso* 是缺性形容詞用法，但在名詞後則是子集／交集形容詞的用法，而做為謂語時，*falso* 就只有子集／交集形容詞的用法 (Cinque 2014: 23 (75a)-(75b), (78))：

(65) a. *le falso banconote con cui giocavano...* (義大利語)
這 假 錢 介詞 標句詞 玩

「你們用來玩遊戲的假錢 (如「大富翁」桌遊的錢，不是偽造的法幣。)」

b. *le banconote falso con cui giocavano...*

「你們用來玩遊戲的假錢 (偽造的法幣，不是遊戲的代幣)」

(66) *Quelle banconote sono false.* (義大利語)
那 錢 是 假

「(得著的詮釋) 那個錢是偽造的。」

「(得不到的詮釋) 那個錢是遊戲用的代幣。」

值得注意的是，Cinque 主張出現在名詞之後的形容詞屬「子集／交集形容詞」，這說法並不符合傳統上的定義；畢竟 '*le banconote falso*' (假錢) 並非指涉既「假」且「錢」之物 (亦即不符交集形容詞定義)，而 '*le banconote falso*' (假錢) 也不是「錢」的子集合 (亦即不符子集形容詞定義)。按傳統上的定義，Cinque 所觀察到的名前形容詞用法即「非子集、缺性形容詞」(non-subjective and privative)，但名後用法則應屬「純非子集形容詞」(plain non-subjective) 才是。¹⁶

¹⁶ 見 Partee (2010: 275 (1)-(6)) 的定義、分類及例舉。

再進一步來說，即使傳統上將缺性形容詞皆視為「非子集形容詞」，但 Partee 並不同意這個看法。Partee 除了以波蘭語的現象指出交集、子集與缺性形容詞在句法上有一致的表現，與非子集形容詞並不相同 (Partee 2010: 277-279)，她更以下面例子質疑將缺性形容詞視為非子集形容詞的適當性 (Partee 2010: 277 (10))：

- (67) a. A fake gun is not a gun.
 b. Is that gun real or fake?

(67a) 固然沒有問題，但 (67b) 卻也是好的句子，如果「fake」這類形容詞是非子集形容詞，那麼這兩個句子之間顯有無法調解之處。Partee 由此主張所謂的缺性形容詞其實也是子集形容詞，其關鍵在於被修飾名詞的外延是有彈性的，是可以由字面意視情況調整為「表現／模型」意的 (representation/model of...)。(Partee 2010: 281)

回到「假(ké)」的用法，綜合曹逢甫(1997)與 Cinque (2014) 對台語及義大利語的觀察，我們可以大致把台語的「假的 N (ké ê N)」與「假 N (ké N)」先區別開來：

- (68) a. 這是假的錢。
 Tse sī ké ê tsînn.
 (傾向這個詮釋) 「這是遊戲用的代幣。」
 b. 這是假錢。
 Tse sī ké tsînn.
 (傾向這個詮釋) 「這是偽造的法幣。」

上面的對比指出：「假的 N (ké ê N)」傾向「代用、不同於真」的意思，但「假 N (ké N)」則是「偽」／「偽造」的用法。由「假的(N)」與「假(N)」的二分，依循著 Partee 對缺性形容詞亦屬子集形容詞的分析，我們便能解釋，何以有個「的(ê)」的「V 假的」做為缺性形容詞的用法，卻能得到事件當中一個子集的意涵(V 的事件雖然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

果或結果)，而這與不帶「的(ê)」而屬「偽造意」的「假 N」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假 N」不具有子集形容詞的意涵。

以(68a)與(68b)來說，前者的「遊戲代幣」仍具有「做為遊戲虛擬世界的錢」的意涵，仍是廣義的「錢」的子集，但後者的「偽幣」若非刻意拿來遊戲，則根本沒有任何「錢」的用途，難以與「錢」勾連。再以本文目標句型所涉的「事件」為例，「V假的」所涉的事件只是缺乏了該事件典型的性質及表現(雖然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但既已發生，則當然是「事件」中的一個子集；相對於語義學中的「命題為假」，其意思則根本是「事件未發生」(或狀態不存在)，也因此很難說是廣義事件集中的一個子集。

換句話說，上段的兩組例子中，前者應劃屬「缺性形容詞」，而後者則是「純非子集形容詞」。經由 Partee 對缺性形容詞的再探索，我們於是得以釐清何以「V假的」的「假的」做為缺性形容詞卻仍帶子集形容詞的意涵，也進一步把「缺性形容詞」及「純非子集形容詞」區隔開來。

有趣的是，雖然聶志平、田祥勝(2014)、羅瓊鵬(2016)、Liu and Luo(2020)都觀察到華語的「真、假」有時可用程度副詞修飾，但程度副詞卻又不適用在上述兩個用法：

(69) a. *這是足假的錢。

*Tse sī tsiok ké ê tsînn.

(意圖表達的意思)「這是遊戲用的很具替代性的錢幣。」

b. *這是足假錢。

*Tse sī tsiok ké tsînn.

(意圖表達的意思)「*這是很偽的鈔票。」

我們由這裡，可推論部分前行研究所提出的二分法，對「真、假」的剖析還不夠充分，我們認為應該還有第三種：亦即前列學者觀察到的可以用程度副詞修飾的用法：

(70) 伊的笑容足假。¹⁷

I ê tshiò-iông tsiok ké.

「他的笑容好虛偽。」

能使用程度副詞修飾的「假(ké)」，涉及主觀評價，我們若循 Constantinescu (2013) 的思路，應可推斷這個用法的句法位置，還要高過(68)裡的兩個用法。

歸納文獻並對比台語的現象，我們由此假設「假(ké)」的用法應分為三種，分別為：

(71) 「假(ké)」的不同用法：

類別	交集形容詞	缺性形容詞	純非子集形容詞
形式	假的 N (ké ê N)	假的 N (ké ê N)	假 N (ké N)
	*可再加上程度副詞如： 「足」、「真」	*不可再加上程度副 詞	*不可再加上程度副 詞
意思	不像真的／虛偽	代用／不同於真	偽／非真
例句	(70)	(68a)	(68b)
結構		高 ⇨ 低	

¹⁷ 承匿名審查人問道若是「伊的笑容足假的。(I ê tshiò-iông tsiok ké--ê.)」要如何解釋。作者回覆如後：不同於本文的目標句型「V 假的」不容許將「的(ê)」省略，此句中「的(ê)」可有可無，表現如典型的句末助詞；由此推測句中的「的(ê)」並不在以「假」為主要語的形容詞組當中。在沒有深入探究之前，作者暫採 Cheng and Sybesma (2005) 對中文句末「的」的分析，假設其為隱性 lambda-abstraction 算子的顯現 (the spell-out of a non-overt lambda-abstraction operator)，其功能為斷言的語氣 (assertive mood)。此外，審查人也問道使用其他副詞如「誠(tsiánn)」、「有影(ū-iánn)」代替「足(tsiok)」之效果如何。根據作者及發音人的語感，以「誠」與「真」替換後都不影響句子的合法度，但單以「有影」代換則會讓句子合法度降低，推測原因為「有影」與「誠」、「真」及「足」用法不同，「有影」並不是程度副詞，且其後面常另外再加上「誠」、「真」與「足」等程度副詞，例句如：「伊的笑容有影足假。(I ê tshiò-iông ū-iánn tsiok ké.)」

延續前面的討論，語義學中的「命題為假」的「假」與「V 假的」句型中的「假的(ké--ê)」應分別看待。「命題為假」的用法，重點在於將「命題」的集合一分為二，其中一種「事件已發生／狀態存在」(真)，另一種「事件未發生／狀態不存在」(假)，後者無法視為廣義事件的子集；至於本文目標句型中的「假的(ké--ê)」，型態上只可能屬於(71)中帶「的(ê)」的前二者，透過(69)－(70)的對比，我們知道只有交集形容詞可以有程度的修飾，但這個句型的「假的(ké--ê)」卻容不下程度副詞：

(72) 志明讀冊讀(*足)假的。

Tsi-bîng thák tsheh thák (*tsiok) ké--ê.

「志明讀了書卻沒有讀了書的表現。」

由此我們再次確認目標句型中的「假的(ké--ê)」，實為缺性形容詞用法，也就是「代用、不同於真」(非典型)的意思，而非語義學中「命題為假」的用法，也因此本句型中的「假的事件」不是「事件未發生、狀態不存在」的意思。根據以上的說明，本句型所得到「V 事件是假的事件」的詮釋，就能對應到「V 的事件雖然為真(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的核心語義。

3.4 分析提案對研究問題的解釋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已經回答了在現象觀察中所遭遇的幾個問題。以下就針對(53)的四個問題將回覆彙整如下。

本文目標句型的句子結構為主語加上複雜謂語，而複雜謂語裡的兩個動詞組，其實分別是主語句及做為謂語的冠詞組，主語句及冠詞組之間有著「事件控制」的關係，因此共指一個事件，由此得到「V 事件是假事件」的詮釋，也就是「V 的事件雖然為真(已發生)但卻沒有預期的效果或結果」的意思。因為事件控制的約束，兩個事件共指，因此動詞必須一致。至於形容詞適用性的問題，其實對應著恆態形容詞與暫態形容詞的區別，在假設「V 假的」句型涉及事件控制的分析下，我們預測：只有涉及「事件」的謂語，才能形

成這個句型，而形容詞中，只有暫態謂語才會有「事件」的存在（參 Kratzer 1989），也因此只有暫態形容詞才能構成「V 假的」句型，本文分析的預測符合語言的事實。¹⁸至於「V 假的」的「V」之所以一定要出現，則是因為語段拼寫輸出的限制：這個動詞是 PRO_e 的徵性滲透到語段邊緣後，為符合運算上語音形式的規則而顯形的結果。

4. 結論

回到本文一開始的那組例句（重覆（1））：

(73) a. 春嬌研究台語是研究假的。

Tshun-kiau gián-kiù Tâi-gí sī gián-kiù ké--ê.

「春嬌雖然研究台語卻對台語不甚了解。」

b. 春嬌研究台語是假的研究。

Tshun-kiau gián-kiù Tâi-gí sī ké ê gián-kiù.

「春嬌研究台語是造假的研究。」

經由一連串的觀察、歸納及分析，我們因此得知，（73a）與（73b）的

¹⁸ 「予（hōo）」字句本身也無法進行重疊構成「V 假的」句型，以「給予」義為例：「*春嬌予志明錢予假的。」（*Tshun-kiau hōo Tsi-bîng tsinn hōo ké--ê.）根據 Cheng et al. (1999) 的分析，台語的「予」是「使、讓」的用法及功能，若用來對應「給予」時，其實是「使……（有）……」這樣的結構，而其中的「有」沒有語音形式；換句話說，「予（hōo）」做為「give」時並不是單一詞項，而是涉及兩個動詞性成分的合作（其中一個沒有語音形式），本研究推測基於這個原因「予」因此無法形成這個句型的「事件控制」複雜謂語，限於篇幅，本文在此不再深入研討。有趣的是，「予」也無法形成動詞重疊的評價結構（Lau 2021）：「囡仔就是莫予 in 食傷濟糖仔（Gín-á tō sī mài hōo in tsiáh siunn tsē thng-á），*你閣予予 he（*Lí koh hōo hōo he!）！」另外，匿名審查人指出，若此句改為「囡仔就是莫予 in 食傷濟糖仔（Gín-á tō sī mài hōo in tsiáh siunn tsē thng-á），你閣予予伊（Lí koh hōo hōo--i）。」則句子是好的。作者發現，如果「予予伊（hōo hōo--i）」三個音節連讀為「第 7 調—第 7 調—承前變調輕聲」，則句子的確是可以接受的。由於句中第一個「hōo」未變調，可推知其後有第三人稱單數代名詞「伊（i）」被省略（參曹逢甫 1997: 107），也因此這裡的「予予」並非真正的動詞重疊。

差別在於 (73b) 因造假而不具備「研究」的條件，不能算是真正做了研究，但 (73a) 則是「研究事件為真」（研究是做了），不過卻「沒有研究後預期的效果或結果」。以這裡的中文翻譯為例，指的是「對台語不甚了解」，在不同的語境裡，則可能指其他的效果或結果，比如：「台語不熟練」或「很容易被台語相關的疑問考倒」等等。

經由句法測試，我們知道句中的兩個動詞組（前面的常省略）是主謂結構，且可採「事件控制」結構加以分析，並解釋其諸般特性。倘若本文的分析正確，則台語「V 假的」句型將是東亞語言中第一個被發掘的「事件控制」新形態，其句法結構不同於前行研究裡對英語、挪威語及德語的觀察，文獻中這些語言的「事件控制」僅限於狀語句（FFH 2021），但台語的事件控制卻以複雜謂語的方式運作。

引用文獻

- Cappelle, Bert, Pascal Denis and Mikaela Keller. 2018. Facing the facts of fake: A distributional semantics and corpus annotation approach. *Yearbook of the Germ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6.1: 9-42.
- Cheng, Lisa L.-S. and Rint Sybesma. 2005. A Chinese relative. In Norbert Corver, Hans Broekhuis, Riny Huybregts, Ursula Kleinhenz and Jan Koster (eds.), *Organizing Grammar. Linguistic Studies in Honor of Henk van Riemsdijk*, 69-76. Berlin: Mouton.
- Cheng, Lisa L.-S.,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and C.-C. Jane Tang. 1999. Hoo, Hoo, Hoo: Syntax of the causative, dative,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 146-203.
- Chierchia, Gennaro and Sally McConnell-Ginet. 1990. *Meaning and Grammar: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_____.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1-5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_____. 2008. On phases. In Robert Freidin, Carlos P. Otero and Maria Luisa Zubizarreta (ed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133-16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inque, Guglielmo. 2014. The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of adjectives. A view from syntax.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5.1: 3-32.
- Constantinescu, Camelia. 2013. Big eaters and real idiots: evidence for adnominal degree modification? *Proceedings of Sinn Und Bedeutung* 17: 183-200.

- den Dikken, Marcel. 2006. *Relators and Linkers: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 Predicate Inversion, and Copula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abricius-Hansen, Cathrine and Da Haug (eds.). 2012. *Big Events, Small Claus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Fischer, Silke and Inghild Flaate Høyem. 2021. Event control. In Anne Mucha, Jutta M. Hartmann and Beata Trawiński (eds.), *Non-canonical Control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197-22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Fischer, Silke. 2018. Locality, control, and non-adjoined islands. *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 3.1: 82.1-82.40.
- Gómez, Kryzzya. 2019. Overt vs. Null subjects in nonfinite constructions of Colombian Spanish. Presented in III encuentro sobre dialectos del español (SpadIsyn), Universidad de Alcalá, Madrid Espagne, October 14-15, 2019.
- Hiraiwa, Ken. 2005. *Dimensions of Symmetry in Syntax: Agreement and Clausal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 MIT dissertation.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MA: MIT dissertation.
- _____. 1994. Verb movement and som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 587-613.
- Kamp, Hans and Barbara Partee. 1995. Prototype theory and compositionality. *Cognition* 57: 129-191.
- Kamp, Hans. 1975. Two theories about adjectives. In Edward L. Keenan (ed.), *Formal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123-1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rtmann, Bernd. 1991. *Free Adjuncts and Absolutes in English: Problems of Control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ratzer, Angelika. 1989. Stage-level and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12: 147-221.

- Lau, Seng-hian. 2021. A very long-distance dependency: On the evaluative verb reduplicative constructio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51.3: 587-632.
- Lien, Chinfa. 2009. The focus marker *si*⁷ 是 and lexicalization of *si*⁷-*mih*⁸ 是乜 into *what* wh-words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tex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4: 745-764.
- Lin, Tzong-hong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Liu, Fan and Qiongpeng Luo. 2020. Gradability, subjectivity and the semantics of the adjectival *zhen* ‘real’ and *jia* ‘fake’ in Mandarin. In J.-F. Hong, Y. Zhang and P. Liu (eds.),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CLSW 2019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11831)*, 165-172. Berlin: Springer.
- Partee, Barbara H. 2010. Privative adjectives: subsective plus coercion. In R. Bauerle, U. Reyle and T. E. Zimmermann (eds.), *Presuppositions and Discourse: Essays Offered to Hans Kamp*, 273-285.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 Satik, Deniz. 2021. Control is not movement: evidence from overt PRO in Ew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Svenonius, Peter. 2004. On the edge. In David Adger, Cécile de Cat and George Tsoulas (eds.), *Peripheries: Syntactic Edges and Their Effects*, 259-287. Dordrecht: Kluwer.
- Tsai, Wei-Tien Dylan. 2014.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focus movement and light verb syntax. In Huang, C.-T. and Liu, Feng-hsi (eds.), *Peaches and Plum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54)*, 203-226.
- Zhao, Chen. 2022. Chinese verb copying constructions: A labeling account. *Lingua* 269: 1-39.
- 大愛電視台. 2007. 鄭文力導演電視劇「鐵樹花開」。
-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007. 李岳峰導演電視劇「出外人生」。

- 中華電視台. 1988. 賴慧中導演電視劇「酒瓶可賣否」。
- 台灣語通信研究會. 1908-1941. 《語苑》。臺北：台灣語通信研究會。
- 呂叔湘. 1984. 〈“他的老師教得好”和“他的老師當得好”〉，俞曉群等編《呂叔湘全集·第六卷》，388-389。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
- 胡萬川、陳益源編. 1999. 《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文化局。
- 胡萬川編. 2004. 《台南縣閩南語故事集（十）》。台南縣新營市：台南縣政府。
- 曹逢甫. 1997. 「台灣閩南語綜合語法研究：台灣閩南語綜合語法彙整撰寫」（計畫編號：NSC 86-2411-H007-003-N3）。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湯廷池. 1979. 〈國語的「是」字句〉，《國語語法研究論集》，133-142。臺北：台灣學生書局。
- 黃正德. 2008. 〈從“他的老師當得好”談起〉。《語言科學》7.3: 225-241。
- 楊允言. 2019. 台語文 Concordance 程式：
<http://ip194097.ntcu.edu.tw/TG/concordance/form.asp>（查詢日期：2022年10月24日）。
- 聶志平、田祥勝. 2014. 〈“真”、“假”真的不能被程度副詞修飾嗎〉。《語言研究》34.2: 6-11。
- 羅瓊鵬. 2016. 〈程度、量級與形容詞“真”和“假”的語義〉。《語言研究》36.2: 94-100。

[2022年12月5日收稿；2023年2月14日第一次修訂；2023年3月31日第二次修訂；2023年4月7日接受刊登]

劉承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senghian@ntnu.edu.tw

“Gián-kiù ké--ê” vs. “Ké ê gián-kiù”

Seng-Hian LA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the “V ké--ê” [V *fake* LINKER] construction in Taiwanese. It points out that this construction is not homogeneous. Among the “V ké--ê” sentences that exhibit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only some can be accounted for with the light verb analysis. Focusing on those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with the light verb analysis,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when there are two VPs in this construction, they are structurally subject and predicate.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is “the event of V happened but the expected effects or result did not follow.” Our search results from corpus data show that this construction is likely a relatively new development in this language, probably a further development from the phrase “kóng ké ê (uē)” [say *fake* LINKER (words)]. Additionally, when another VP precedes [V *fake*--ê] in the sentence, the verbs of these two VPs must be identical, but they behave differently from other verb-copying phenomena. This study provide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event control” involving a complex predicate. The investigated construction suggests a new perspective on event control in natural languages.

Key words: V *ké*--ê, event control, light verb, adjective, Taiwanese